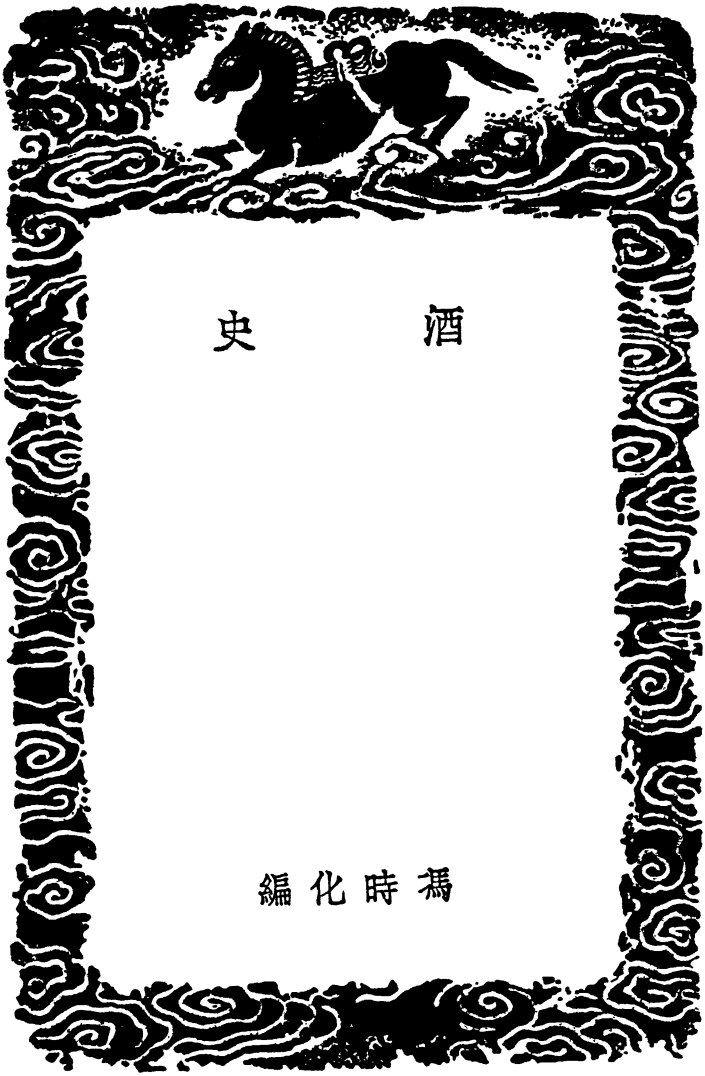
酒史糖霜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酒史

馮時化編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酒史序

酒史六篇無懷山人絕筆也予幼投山人分把臂論心眞如飲醇醪至鉛槧相砥末矣歲戊辰予寓都下山人忽寄書云區區守株蓬蓽已稱病子回首靑雲不啻萬里近於寥落中爲酒史一書以適憤懷俟脫稿時致諸左右予訝其名之異又嫌病子寥落之稱萎然而乖夙抱也亡何而家僮走報山人訃矣吁悲哉年僅四十又三也越明年予之官致吊首詢山人遺言其二子泣且拜曰先君屬纊際值天大雪呼兒就榻書其別親友詩云開門勞病眼瑞雪果然稀落我翻成血呼兒剪作衣白頭終是盡靑夢向誰依歲月慙空度隨風各自飛且持手編酒史一帙命兒輩併藏之篋云必以示懷堂公嗚呼其養正識精臨終不眩者與幽冥良友何可負之迺揮泣而收其書攡之以東見其命篇譔次迺極其趣有系以遡其源有品以秩其等有獻以立之徵有述以頌其庶有餘以鬯其音有考以廣其識蒐羅貫籍靡不備具其味於酒也深矣而三長攸擅且覘其辨於史矣每行役即披之輿中不覺途次有拘攣疾力之勞甚爲塵鞅之一適也然月白風淸可與話此者於今安在哉撫卷有餘戚矣一日出示博雅君子孫少泉少泉子習其讀而論其人曰酒史每一讀令人有瀟灑絕塵之想其無懷氏之民歟雖然山人果無懷歟予曰有懷山人少爲文章即抉藻吐奇落筆驚人一時見者謂爲瀉囊出物而昂霄自擬亦分一日千里矣顧其間別有主張每出校藝利不勝鈍雖賞音者籍籍而竟無收入彀者山人自狹所懷幾爲齊門之瑟矣且山人

形影孑然。肩家務之重。其間憂勞病苦。日相侵尋。種種可摘諸崖巔跌巖。豪邁之士。堪此困抑折挫邪。非得史中所載通融解脫。山人棓於世網久矣。若山人者。幼懷進取。長懷經濟。有懷靡遂。以故無懷。自詭於酒史之作。豈得已哉。知之罪之。其惟是乎。少泉子嘆曰。有醞籍者。別出一種風流。抱曲抑者。自立一番機軸。屈騷馬記。類於窮愁中得之。山人其謫仙之流亞與。故文人達士。持掃愁之箒者。不可不知酒史。知味之鮮。自古慨之。不解文字飲者。眞日用而不知也夫。視此可覆杯案矣。予曰。有是哉。少泉子能知人且知言也。用書以付諸梓。蓋恐山人之不著於後。兼恐著山人者。儷於昏酣遺落之侶也。山人馮姓名時化字應龍。別號與川。而無懷則山人晚來所自謂云。

隆慶庚午秋七月吉邑人懷堂趙惟卿譔

酒史目錄

第一　酒系
第二　酒品
第三　酒獻
第四　酒述
第五　酒餘
第六　酒考

酒史卷上

酒系第一

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而味美也。或曰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問酒之名義。如是則矣。而謂雅君子。往往以文爲戲。至立爲姓字。敍其家世出處。若譜牒之有世系。然殆得之亡是叟乎。然則酒之源也。所當首錄者也。作酒系第一。

明萬時化編

陸謂傳　　唐子西著

陸謂。麴城人。少與壺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無相忘也。已而壺子任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謂方青州從事。壺商等上疏曰。臣等亡狀。蒙陛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聖賢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陛下傾渴而臣等亦不自滿。臣友麴城陸謂者。舉世莫能測其爲人。以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雅醞籍。號爲醇儒。至論全身保家治國安天下。則又似謀臣策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日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與謂厚善。卒賴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道也。呂太后時。羣臣動見覆族。呂類讒陳平曰。平爲相。非治事。專從謂戲婦女。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河南獻王修德爲仁義。天子不悅。王懼。日召謂相狎侮。天子乃不疑王。此治國之效也。漢與高帝與何定天下法令

既明。而吏乃欲更爲文刻。曹參獨日夜與謂語不厭。相事幾廢。而民間作畫一之歌。此安天下之效也。臣聞王者尊有德。進有功。今謂既聖賢而上自朝廷燕享。下至田里冠婚聚會。未嘗不在其間。功效不爲後人。而位乃青州從事。簿空置臣亡益。上從其言。遣壺持節召謂至。見上歡甚。是日拜謂光祿勳。頃之封醴泉侯。食千戶。謂嘆曰。生我者天地。成我者壺商也。二人既薦謂。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謂輒併召二人。謂卒。謚懿侯。子醇嗣。至曾孫醕不肖。以罪廢國除。謂既沒。二人亦疎斥不復召用云。

大史公曰。漢興。陸賈以辨說游公卿間。名聲籍甚。爲大中大夫。以壽終。而謂復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傳國數世。陸氏之先。豈有天祿哉。

清和先生傳

李　觀

清和先生。姓甘名液。字子美。其先本出於后稷氏。有粒食之功。其後播棄。或居於野。遂爲田氏。田爲大族。布於天下。至夏末世衰。有神農之後。利其資。率其徒。往俘於田而歸。其倔彊不降者。與彊而不釋甲者。皆爲城旦舂。賴公孫杵臼審其輕重。不盡碎其族。徙之陳倉。與麥氏谷氏爲隣居。其輕者猶爲白粲。與鬼薪作。已而逃乎河內。又移於曲沃。曲沃之民悉化焉。曲沃之地近於甘。古甘公之邑也。故先生之生。以甘爲氏。始居於曹。受封於鄭。及長。器度汪汪。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有醞藉涵泳。經籍百家諸子之言。無不濫觴。孟子稱伯夷清。柳下惠和。先生自謂不夷不惠。居二者之間。而兼有其德。因自號曰清和先生云。士大夫喜與之游。詩歌曲引。往往稱道之。至於牛童馬卒。閭巷倡優之口。莫不羨之。以是名漸徹於天子。一召見。

與語竟日。上熟味其旨。愛其淳正。可以鎮澆薄之徒。不覺膝之前席。自是屢見於上。雖郊廟祠祀之禮。先生無不預其選。素與金城賈氏及玉巵子善。上皆禮之。每召見先生。有司不請。而以二子俱見。上不以爲疑。或爲之作樂盛饌以待之。歡甚。至於頭沒杯案。先生既見寵遇。子孫支庶。出爲郡國二千石。往往皆是。至於十室之邑。百人之聚。先生之族。無不在焉。昔最著聞者。中山宜城溫浦。皆良子弟也。然皆好賓客。所居冠蓋駢集。賓客號呶。出入無節。交易之人。所在委積。由是上疑其濁小人。或乘間以毀入。欲以逢上意而取寵。一日上問先生曰。君門如市。何也。先生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曰。清和先生。今乃信其清和矣。益厚遇之。由是士大夫愈從先生游。鄉黨賓客之會。咸曰無甘公而不樂。既至。則一坐盡傾。莫不注揖。然先生遇事多不自持以待人。酣酌而後行。嘗自稱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人或召之。不問貴賤。至於斗筲之量。挈瓶之智。或慮己來者。從之如流。布衣寒士。一與之遇。如挾纊。惟不喜釋氏。而僧之徒。好先生者。亦竊與先生游焉。至於學道隱居之士。多喜見先生以自悔。然先生愛移人性情。激發其膽氣。解釋其憂憤。可謂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者耶。王公卿士。如灌夫季布李景儉桓彬之徒。坐與先生爲黨。而被罪者。不可勝數。其相歡而奉先生者。或至於破家敗產而不悔。以是禮法之士。疾之如讐。如丞相朱子元執金吾劉文叔郭解長孫登皆不悅。未嘗與先生語。又以其士行或久多中道而變。不承於初。咸毀之曰。甘氏孽子。始以詐得。終當以詐敗矣。久之。或有言先生性不自持。無大臣輔政之體。置之左右。未嘗有沃心之益。或廣以虛閑廢事。上由此亦漸疎之。會徐邈稱先生爲聖人。上惡其朋比。大怒。遂命有司以光祿大夫

秩就封。宗廟祭祀。未嘗見逐。終於鄭。仕於郡國者。皆不奪其官。初先生既失寵。其交游往往謝絕。甚者至於毀棄素行。以賣直自售。惟吏部尚書畢卓。北海相孔融。彭城劉伯倫。篤好如舊。融嘗上書辨先生之無罪。上益怒。融亦由此得罪。而倫又爲之頌。與當世爲有故不著。今掇其行事大要者著於篇。

大史公曰。先生之名見於詩書者多矣。而未有至公之論也。譽之者美逾其實。毀之者惡溢其眞。若先生激發壯氣。解釋憂憤。使布衣寒士。樂而忘其貧。不亦藹然慈仁君子之政與。至久而多變。此亦中賢之疵也。孔子稱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先生何誅焉。予嘗過中山。慨然想先生之風聲。恨不及見也。乃爲之傳以記。

甘澧傳

孫 作明江陰人

澧字公望。姓甘氏。其先穀城人。祖道韞。棄家遊襄漢間。遇異人儀狄。授以黃白之術。逃於中山。其後有見於亡何鄉者。留之一宿。而世已千日。故相傳韞爲得逡巡變幻之道也。韞生罔罔生五子。皆能世其家。而仲子澧。特醇謹醞藉。與汎汎輩不同。年未弱冠。祖以爲風喙似已。且許其異日必立奇望。因字曰公望。既長。果有高志。去隱江夏。與黃香齊名。儲人鴟夷子聞而謁之曰。僕飲足下之名熟矣。竊伏江夏。足知雅曲。然久居此。恐爲輕薄子所浸。吾欲挈子泛扁舟以歸五湖可乎。澧罵曰。人豈不自知乎。子雖魁梧滑稽。而量不洪。以身托子。傾覆之患必及我矣。鴟夷子捧腹開口大笑曰。餘子不足容。容卿百輩未多也。澧先生且休矣。俟吾熟圖之。鴟夷子謝去。往說曹相國曰。吾臥東閣。視君侯所親。皆天下弗儕也。君爲相國。乃不

知有人才耶。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足下悉意教之。鴟夷子曰。江夏甘公望其人也。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聞。卽往見澧於席門之下。喜曰。吾得其爲人矣。公望和而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椎之。楊素羅之。必出。既而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鴟夷子復求見曰。相君之貌。王色金聲。誠過於昔。觀君之行。淸通簡要。亦似幾於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爲曹君之所賣。今相國言子於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以土。君將何決焉。澧噫嘻太息曰。僕本鄙樸。素無物情。相國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吾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奈何。鴟夷子曰。商君僕里人也。方尊寵用事。久居上前。未有所薦。而吾與商君有素。爲子計者。莫若因僕以見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於是許諾。日與鴟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前。同日上謁。上方勞於政務。與羣臣燕洽。見二人來。遽問曰。客何爲者。鴟夷子持重不答。詔光祿卿翼而至前。商君從容爲上言。是卽陛下所欲封者。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於面。曰。朕心醉君之德久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職。願灑涓衷以裨朝夕。上曰。生來吾無憂矣。然怪其意氣慷慨。輸瀉不竭。數以口侵之。曰。成子之材。可謂商家之教矣。若趙魯之役。誰實任之。澧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牙齒間哉。上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遂罷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靑州腹心之地。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其賜平城爲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罪升斗之祿。唯恐有過。今一旦專臣以重爵。豈可無算。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矣。愼無以臣故。令陛下荒

悖迷亂啓御史執法之議也上曰吾籌之屢矣卿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外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祼登降每居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澧爲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未有間會上投筯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仆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投地展轉趨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嘆曰上愛商君不過口耳若我則以心腹寄之商君烏得與吾比哉未幾澧與風后戰有功進爵澧泉郡侯官二千石終於齊

贊曰聞之長老言澧實和易得人雖當上所信任出入禁闥無親疎貴賤召之人人與之盡歡以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媒孽其短者澧始以鴟夷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澧與有力焉獨不思澧去而己隨之商君之量狹哉

酒品第二

酒自儀狄杜康始浩厥後作者日繁愈出愈奇南方多糯米北方多黍米爲品不一稽之往牒以詩賦可徵者列於前而餘則具名於後今讀其辭尚欲垂涎況當其時能已甕頭之醉乎作酒品第二

晉張載

鄱酒賦衡陽東有鄱湖醞酒甚美所謂鄱酒

惟聖賢之作興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職亦應天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廿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乃若中山冬啓醇酎

秋發。長安春禊。樂浪夏設。漂蟻萍布。分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東湘。丕顯於皇都。乃潛淪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播殊美於聖代。宣至味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殊功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味滋和。體色浮清。宣和御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味。志之者棄事忘榮。於是糾合同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施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頹顏微發。溢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德至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懽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騶虞。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疎。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中山松醪賦 東坡守定州時，於曲陽得松膏釀酒，因賦。

宋蘇軾

始予肯濟於衡漳。軍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宿於亭皐。麝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質。而死斤斧於鴻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蒿。爛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構厦其已遠。尚藥石之可遭。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爾螢爝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昉澤於煎熬。與黍麥而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之小苦。嘆幽姿之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烝羔。酌以瓌藤之紋尊。薦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

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挂壁之飛猱。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使夫稽阮之倫。與八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槖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哺啜其醨糟。漱松風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洞庭春色賦 并引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里於一班。舉棄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於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閑。吹洞庭之白浪。漲渚北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揉以二米之禾。籍以三脊之管。忽雲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編。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環。分帝鰲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姦。醉夢紛紜。始知髦彎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關。取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涼潺。追范蠡於渺茫。弔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誇矣。公子其爲我刪之。

洞庭春色詩

蘇子瞻

去年洞庭春。香霧常噀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瓶開香浮半。盞光照檻牖。要當立名字。未可問升斗。

應呼釣詩鉤。亦號掃愁帚。須君瀲灩盃。澆我談天口。

李太白

蘭陵酒

蘭陵美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

楊庭秀

生酒歌

生酒清於雪。煮酒赤於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離泉石味。石根泉眼新汲將麴米釀出春風香。坐上猪紅間熊白。鹽頭鴨綠變鵝黃。先生一醉萬事已。那知身在塵埃裏。

竹葉酒

楚人汲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耆舊前人在。丘墳應已平。唯餘竹葉麴。留此千古情。

蘇　軾

桂酒

搗香蒜辣入餅盆。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尊。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眞一酒　米麴水三一而已。此眞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着顏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眞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天門冬酒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縠紋。

韓子蒼

茅柴酒（書言故事。惡酒曰茅柴。）

三年逐客臥江皐。自與田工釀小槽。慣飲茅柴譜苦硬。不知如蜜有香醪。

羅大經

紅白酒（有序）

酒有和勁。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味頗奇。索予作詩。余爲長句云。

小槽眞珠大森嚴。兵廚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略。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鷁鵝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高。張鍊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人。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瓊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學問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斲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樽。

楊炎正

錢塘官酒（宋南渡行都有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以鼓樂妓女迎酒穿市。觀者如堵。）

錢塘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束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

琥珀濃。新番曲調聲摩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賚眞珠紅。書樓突兀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罇下漫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娼。惜無顏公三十萬。枉醉金釵十二行。

臘酒（韋氏月錄云。臘酒造成四月。）梅聖俞

汲井轆轤鳴。寒泉碧甕盛。欲爲三伏美。方俟十旬清。漫憶黃公舍。徒聞韋氏名。熟時梅杏小。獨酌笑淵明。

家釀紅酒美甚戲作　曾茶山

麴生奇麗乃如許。酒毋濃華當若何。向人自作醉時面。遣我寧不蒼顏酡。得非琥珀所成就。更有丹砂相盪磨。可憐老杜不對汝。但愛引頸舟前鵝。

諸酒名附

葡萄酒（大宛國造。唐德宗賜李絳。）

千日酒（劉玄石從中山沽千日酒。一醉千日。）

青田酒（烏孫國有青田核。得水則有味。甚醇美。飲盡隨更注水。隨盡隨成。不可久。久則苦不可飲。劉章曾得兩核。）

千里酒（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全家而醉。又程鄉有官酒。）

桐馬酒（以馬乳爲酒。採桐葉時乃成。）

玉薤酒（隋煬帝造玉薤酒。十年不敗。）

桑落酒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庾信詩曰。蒲城桑落酒是也。

郫筒酒郫縣人劉竹。傾春釀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聲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號郫筒酒。杜詩云。酒憶郫筒不用沽。是也。

宜春酒安城宜春縣出美酒。見吳錄。

河東酒晉河東劉白墮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後周文帝日給羣臣酒一斗。

梨花酒杭卜州釀梨花酒。梨花開時熟。號梨花春。詩曰。沽酒趁梨花。

金花酒浙江金華府造。近時京師嘉尙語云。晉宇金華酒。圖棋左傳文。

柳宗元云。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淥。翠濤。常以大金甕內貯盛十年。飲不歇其味。太宗嘗有詩賜公。稱醽淥勝蘭生。翠濤過王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蘭生卽漢武帝百味旨酒也。王薤隋煬帝酒名。此酒本學釀於西胡人。茲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萬石蒲萄酒。數千歲不敗者乎。

酒經　蘇子瞻

南方之氓。以糯與杭。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汁。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三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尙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三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解散而勻停也。釀者必甕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

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麴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麴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操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幷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刀嚴而猛也麴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酒獻第三

獻賢人也酒獻飲中之賢人也賢人已矣而昭然汗青猶得彷彿其芳躅使齷齪之徒聞之不覺泚然汗顏不賢而能若是乎千載同心異世知己夢寐恍惚如或見之嗟乎此予今日彙集之意也然辛稼軒有云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後有讀者將無感於斯乎作酒獻第三

飲酒小傳

艾子性好飲少醒日門生相與謀曰此不可以諫止唯以險事休之宜可誡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抽豕腸致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因公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

酈食其陳留高陽里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縣中謂之狂生漢高祖爲沛公北略地時食其謁軍門衣儒衣

冠沛公使人謝曰未暇見儒人食其按劍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也沛公遽延入

蓋寬饒字次公漢人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以下往賀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饒曰勿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于定國漢人飲酒至數石不亂治獄益明

楊雄字子雲嗜酒家貧人希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問奇字陶潛所謂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是也嘗爲酒箴陳遵見之極稱賞遂以鄙張竦曰吾與子猶是矣竦蓋禮法之士也

陳遵字孟公漢人嗜酒爲公府掾吏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嘗曰滿百乃以相聞以故事廢事滿百則斥後滿百四請斥司徒官容之每會賓客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使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毋叩頭曰當對有期會乃令從後閤去遵所盜衣冠懷之時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聞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劉寬簡略嗜酒不盥浴嘗引見帝講經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大尉醉耶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性寬恕嘗坐客遺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

孔融字文舉先師之後好飲酒賓客盈門十歲謁李膺十六留張儉嘗有詩曰歸家酒債多門客燦幾行高談驚四座一日傾千觴又曰座上客嘗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才高倨傲然年在陳紀陳郡之間先

與紀友後與羣交乃更爲紀拜與蔡邕善邕卒有虎賁貌類邕融每醉卽引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其情致如此曹操禁酒融上書辨之卒得罪世說云文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父晝眠小者床頭盜酒飮大者曰何以不拜答曰偸那得行禮乎可謂家傳

劉表字景升好酒有酒爵三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容六升少曰季雅容五升嘗設大針於杖端客有酒輒以劘之驗醉醒

鄭玄漢人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之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起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飮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徐邈字景山魏人仕魏爲尙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飮操使人問事邈曰方中聖人達白之操大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飮酒臣嗜同二子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鄭泉吳人嗜酒每曰願得美酒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飮之饋卽住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臨卒曰願身化爲土陶家取爲酒器

潘璋吳人性博蕩嗜酒家貧好賒沽債家至門輒言後貴當還

陶潛字淵明晉柴桑人爲彭澤令在彭澤時公田悉令吏種黍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秔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賫酒半道邀之藍輿旣至欣然共酌俄而

弘至亦無忤也九日無酒坐菊叢中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亦弘爲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與顏延之友善延之爲始安郡過柴桑留二萬錢淵明悉送酒稍就取酒郡將嘗候之值其釀熟即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復着之每醉則大適對客或先醉便語客曰我醉欲眠卿可去嘗臥石上名曰醉石遠公和尚慕其爲人欲邀入白蓮社淵明曰弟子喜飲酒使不禁則入矣遠公許遂造焉及勉令就社竟攢眉而去

嵇康字叔夜爲魏中散大夫與劉伶阮籍山濤王戎向秀及籍兄子咸爲竹林七賢俱以飲酒任達爲務山巨源在吏部時欲以康代康絕交書曰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敍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吾老畢矣巨源稱其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嘗與王戎阮籍酣暢於黃公壚及卒戎嘆曰自嵇阮亡視此雖近邈若山河康卒東市實尸解去蓋善養生者

山濤晉人爲吏部尚書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以酒八斗飲之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形貌醜陋飲酒不羈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妻嘗泣諫伶曰善可具酒肉與神誓耳妻從之伶跪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甚不可聽仍飲酒御肉塊然復醉醉後嘗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君奈何入我褌中終其身著作獨酒德頌一篇東坡曰爲文不在多一頌了伯倫

阮籍字嗣宗蔚氏人容貌壞奇志氣弘放爲魏散騎常侍司馬昭欲爲其子求婚籍乃醉六十日覺不得言而止後引爲從事中郎聞步兵廚營人善釀酒貯美酒數百斛遂求爲步兵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亦時逃棄禮法。嘗曰。夫禮豈爲我設耶。與王戎兗州刺史劉公榮和坐。以酒少。遂不及公榮。公榮亦無慍色。他日戎問之曰。彼何如人。嗣宗曰。勝公榮則不可不與飲。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則不可不與飲。其放意如此。嘗著先生大人傳。譏當世君子。如蝨處褌中。大略謂蝨之處褌。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然炎丘火流。焦城燬。都蝨動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之處褌乎。又對人能爲青白眼。故凡禮法之士疾之如讐。獨王忱知之。或問忱曰。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胸中磊塊。故須澆之。諸阮皆能飲。（大人先生傳。本莊儒說來。）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晉始平太守。與宗人共飲。不復用杯酌。以大盆盛酒。團坐相向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使共飲之。嘗醉騎馬欹傾。人曰。箇老子如乘船。遊波浪中。阮有南北。北阮富。南阮貧。咸南阮也。

阮宣字名脩。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欲錢爲婚。嘗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吳衍戒酒。宣拳其背曰。癡漢。忍斷盃中物耶。抑飲之。

阮孚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行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斛。斛二十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甚無禮。何爲入王家。宜早還宅。因持酒歸。文帝大笑。爲常侍。曾以金貂換酒。兗州人伯皆任達好酒。孚居一焉。

畢卓字茂世。晉人。嗜酒不羈。嘗聞比舍郎釀熟。乘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爲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

部也。遂引入宴於甕側。復取醉而去。每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舩。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舩中。便是了一生矣。與鄭泉意同。

光逸字孟祖。晉人。與胡毋輔之謝緄畢卓。既放羊曼桓彝阮孚爲八達。胡毋輔之等。方裸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已而大叫。輔之驚曰。必吾孟祖也。遽呼與飲。

姚馥字世芳。晉之羌人。充廐圍。每醉中好言王者興亡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爲薪蒸。七澤之糜。不足以充庖俎。言渴於酒。羣輩呼爲渴羌。武帝授以朝歌守。馥且願爲馬圍。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固辭。遷酒泉大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焉。

山簡字季倫。鎮襄陽時。優游卒歲。惟酒是耽。習氏有佳園池。簡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兒。童歌曰。山公出何澁。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

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性嗜酒。一飲連月不醉。每曰三日不飲。便覺精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客十餘人。連臂披髮。裸足而入。繞之三匝而出。范甯爲其舅。嘗稱其風流。忱曰。不有此舅焉知此甥。

周顗字伯仁。好飲。能飲酒一石。過江。每稱無對。獨三日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偶有舊對從江北來。顗出酒二石共飲。各醉及醒。客已腐脅死矣。王導嘗指其腹。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後籍其

家絮數籠酒五甕而已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嘗侍溫九日宴醉而落帽溫命孫盛作文嘲之

謝奕晉人爲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嘗以酒逼植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亦何由得相見奕遂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無所怪溫不之責孔羣爲鴻臚好飲酒王丞相導曰卿恆飲酒不見酒家覆餅布乎日月久則靡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乎乃更堪久嘗與親舊書曰今年田得七百石黍米猶不了麴糵事

顏延之字延年南宋人嗜酒放達每騎馬遨遊里巷遇舊知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與陶淵明友善造飲便數日王弘求一見竟日不能得嘗醉謁何尚之尚之便陽睡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無慍色但曰此人醉甚可畏文章冠絕當時與謝靈運伍江左稱顏謝

孔顗宋人爲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王耽南宋人嗜酒一醉或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以大飲爲上頓起於耽也

李元忠北齊人每曰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初仕後魏拜南郡太守棄官歸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乘露車載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雋傑今聞

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亟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他日。自中書求爲太常卿。以有美樂美酒。神武欲用爲僕射。獨以其放達而止。其子請節酒。元忠曰。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受僕射時。勿飲酒。

韓晉明北齊人。留心學問。好酒縱放。朝廷欲處之貴要。辭曰。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筆刀吏。披掌故紙耶。

高季式北齊人。嗜酒放達。司馬消難嘗過之。因酣飲留宿里門。並閉取車輪。括消難頸。又自以一輪括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

謝幾卿梁人。爲尚書右丞。嘗預遊宴。不得縱酒致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又嘗於省閣課飲小遣下官。令吏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王瞻梁人。爲吏部尚書。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朗瞻。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

陳暄北陳人。嗜酒。兄子秀致書於暄。友冀以諷諫。暄聞。與秀書曰。吾有此好。已五十餘年。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爲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又曰。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又云何水部眼不識盃鐺。吾不雕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焉。

王績字無功。唐初太原析人。文中子之弟。善飲酒。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貰五斗。先立傳。武德中。詔以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弟靜問曰。待詔樂乎。績曰。俸祿雖薄。索但例日給良醞三升。差可戀耳。陳叔達聞之。乃日給一斗。號斗酒學士。豪放不羈。每乘牛駕驢。經酒肆留。或數日。嘗曰。恨不逢劉伶。與閉門轟飲。聞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遂苦求爲太樂丞。數月而焦革死。其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亦死。績嘆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平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酒德。

傅奕。唐人。唐傳稱奕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曰。吾死矣乎。卽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玄宗時爲翰林學士。風流醞籍。爲世所稱。賀知章長安一見。卽解金龜換酒共飲曰。此天上謫仙人也。每醉爲文章。未少差錯。與不醉之人相對議事。皆不出其所見。人謂之醉聖。嘗召入金鑾殿。玄宗爲降輦步迎。如見園綺。其草答番書。辨如懸河。值寒月筆凍。以宮嬪十人爲呵牙筆。他日宴白蓮池。欲命白造樂府。使至白已醉。長安酒肆。乃以水頰面入見。醉不能登舟。帝命高力士扶掖上舷。其受寵眷如此。猶以醉後嘗命高力士脫靴。力士每以爲恨。遂被譖去位。乃浪跡江湖間。益沉溺於酒。嘗醉騎驢過華陰縣宰門。宰怒。引至庭內曰。汝何人。敢無禮如此。白乞供狀。狀無姓名。但曰曾用龍巾拭吐。御手調羹。力士脫靴。貴妃捧硯。天子殿前尙容走馬。華陰縣裏不許騎驢。宰驚謝已無及矣。素與杜甫善。每謂甫齷齪不放達。卒采石江。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置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爲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尙書。

鄭虔唐廣文館博士文章書畫稱三絕顧嗜酒不治事數爲官長所誚怡然不以爲意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餉給之杜甫詩曰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卽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毡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甫與之最善所謂得錢郎相覓沽酒不復疑是也

長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隱等十數輩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詣名園曲沼籍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顚飲

皮日休唐人性嗜酒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長隱鹿門著鹿門隱書六十篇嘗曰古之酳醬也爲酒今之酳嘗也爲人乃作酒箴其辭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眞寧能我醉不醉千人嗟乎其所見絕人遠矣

劉虛白廣陵人擢進士第嗜酒詩曰知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

毛炳南康人隱居廬山得錢卽沽酒嘗醉臥道傍有里正掖起之炳瞋目呵之曰醉者自醉醒者自醒亟去勿撓吾睡

鍾安禮好學多能著武成王備載十卷選諸家詩爲資吟集五卷然有畢吏部之嗜談諧間未嘗不言之見家人食饌戒之曰少喫隔爾酒旨

陸濛爲湖州司法參軍妻蔣氏卽疑之女也善屬文而耽酒後染邪氣心神不恆姊妹憂之勸節飲強飧應聲吟曰平生偏好酒勞爾勸吾飧但得尊中滿時光度不難

石延年字曼卿趙宋人與蘇子瞻同時友善然子瞻不飲酒嘗自以爲不如人而曼卿則豪放飲杯酌中

嘗倅海陵布衣劉潛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箕踞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葉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爲集賢校理時嘗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較爲街司所錄曼卿詭言謂王者曰乞秖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譎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其不羈如此他日墜馬吏扶掖上無慍色但笑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眞宗嘗召語之曰朕知卿有才但聞卿好飲恐醉不能了事曼卿對曰臣非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張安道善飲酒與劉潛石曼卿飲初不言盞數但言當飲幾日

滕達道龍圖宋人布衣時嘗爲范文正公門客往往潛出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嗜室中滕已出因明燭觀書意將愧之達道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滕略無懼意曰公所讀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曰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入其胸次開放有藐大人意

陳儀賓儼俱宋三司鹽鐵副史與胡旦趙昌言皆同年生俱少年俊傑梁灝亦嘗同幕五人者嘗會飲於趙昌年楓密第未嘗虛日每乘醉夜方歸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喏儀以醉鞭指其吏曰金吾不惜夜玉漏莫相催於是諺曰陳三更竇半夜

曾棨國朝人永樂時狀元其飲量亦大戶也嘗有虜使至善飲有司推能伴者才得一武弁恐不勝上命庭臣自薦棨請往上喜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醉武弁亦潦倒棨爽然復命帝嘆曰無論文字

此酒量豈不爲大明狀元乎賜以內醞甚厚

陳體方成化間老儒也詩思敏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飲時隨所求詩累篇輒成但或口占而已每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特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其子曰陳太和亦放浪水石間號無住髮僧

王漸國朝臨江人博學強記一覽無餘顧嗜酒不羈嘗與白下一善飲道士名餘實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若鯨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飲道士飲既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跪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一石談笑終日不至醉每麻衣布袍簡絕禮法至大夫家輒造堂上中席而坐或不交一談而去常以世人齷齪無足當其意者

張靈字夢晉國朝吳縣人早歲功名未偶落魄不羈寄情詩酒間醉則使酒作狂嘗曰日休豎子爾能稱醉士我獨不能醉耶與唐寅友善寅嘗擬遊虎丘召靈俱往促之尙臥寅抵寢所呼曰日已舂矣睡何爲得毋夢晉耶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及登舟扣舷痛飲會數賈胡飲於可中亭咏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乃亦詩耶因更衣爲丐者揮毫百絕示賈胡賈胡以爲仙賈胡去復朱衣金目作胡人舞於可中亭上

飲中八僊歌附　杜子美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

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啣杯樂聖稱避賢。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舡。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

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驚放不脩。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比晉七賢。

賀知章。會稽人。李白憶賀監詩云。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眞。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爲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却憶淚沾巾。此云乘舡落井。亦狀其醉之態耳。

汝陽王璡。睿宗之孫。讓皇帝憲之子。明皇一日召璡。璡曰。待此三斗盡方去。及見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璡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

左相李適之也。史稱其雅好賓客。飲酒數斗不亂。天寶初爲相。罷政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昔啣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此云樂聖避賢。用其語也。

崔宗之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詩酒倡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至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觀詩則崔風姿曠達可想見。

蘇晉。邈之子也。學浮圖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曰是佛好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彌勒佛卽布袋和尙。嘗於市中飲酒食豬頭。人不之識。

李白見前。

張旭善草書。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及醒。自以爲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李頎詩有云。張公性嗜酒。豁達無所營。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與來洒素壁。揮筆如流星是也。

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時目爲酒吃。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至。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舷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高。未及昏耄。性嗜酒。躭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寺觀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洒名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晨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先拂洒罍。次開詩篋。詩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輿適野。輿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輿竿左右懸雙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輿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十餘篇。釀酒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於再三。乃曰。凡人之

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於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博弈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至於妻子凍餒。奈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煉鉛燒汞。以至於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吾今幸不好彼。而自適於杯觴諷咏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啟期。健於衞叔寶。幸甚幸甚。其餘何所求哉。若捨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咍。揭甕發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乃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吟先生。於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酒史卷下

酒述第四

孔子曰述隱行怪後世有述焉乃如酒者斷送一生破除萬事其功德詎可無述哉玉川子愛茶卽有茶歌述茶之美而愛酒者顧無之將不爲玉川笑乎知述者之爲是當誦作者之不衰矣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扃牖八荒爲庭衢居無輒迹行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承槽啣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睹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知蜾蠃之與螟蛉

酒功讚

白居易

晉建威將軍劉伯倫嗜酒有酒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繼之其詞曰麥麴之英米泉之精作合爲酒孕合產靈孕和者何濁醪一尊霜天雪夜變寒爲溫產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爲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

之德。萬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酒讀　戴逵

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既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頹。目絕羣動。耳隔迅雷。萬異既冥。唯無有懷。

七碗酒歌（擬盧同茶歌。乃述酒之美。）　李冠（明徐州人）

蓬壺影裏啼青鳥。夢覺華胥春已曉。吳姬攜酒扣我門。連聲大叫驚鄰媼。口傳達官不敢名。開封嫩碧光銀鎚。呼兒不用借盤盞。巨婉亦是張吾兵。一碗入靈府。渾如枯稿獲甘雨。二碗和風生輒鮒。得水鱗鬐輕三碗肝腸熱。掃却陰山萬斛雪。四碗新詩成。揮毫落紙天機鳴。五碗叱鈴鬼。成我佳名令人毀。六碗頭額偏。轟雷不覺聲連天。七碗玉山倒。枕臥晴霞藉煙草。醒來好惡不自知。寧能更爲蒼生惱。蒼生四海非不多。聖明治化極中和。矧今鼎鼐付房魏。燮理陰陽無偏頗。吾當啣杯偃仰臥蓬蓽。解衣鼓腹堯民歌。

酒箴　楊雄

酒客難法度之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井索也。）一旦畫（上絹縣也。）反。碰爲甃（下浪反。以甎壁也。）所轀（音雷。擊也。）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韋囊盛酒。）鴟夷滑稽。（圜轉不窮之狀。）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天子屬車。常載酒食。）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陳遵岳。）

辨禁酒書

孔融

曹操欲制酒禁。孔融舉曹書云。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千鍾。無以達太平。孔非百瓢。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巵酒無以奮其怒。趙之斷養東迎。其主非鍾酒無以遨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言之。酒何負於政哉。且傑紂以好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

醉鄉記

唐王績

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曠然無涯。無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無晦朔寒暑。其俗大同。無邑居聚落。其人甚淸。無愛憎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與鳥獸魚鱉雜處。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用。昔者黃帝氏嘗獲游其都。歸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爲結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堯舜。作爲千鍾百壺之飲。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邊鄙。終身太平。禹湯立法。禮繁樂雜。數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羲和。棄甲子而逃。竟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不寧。至乎末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南向而望。卒不見醉鄉。武王得志於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司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焉。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絕。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竊至焉。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其淳

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夢游無懷山記　無懷山人

予性疎懶平日恥追隨人獨喜飲酒遂與歡伯友善大學四友記歡伯居一焉少承先人世業有地多爲黍計呼曰酒池有井釀酒甚甘呼曰酒泉菜供朝夕呼曰酒了錢足沽酒呼曰酒媒他日與客對嘯白雲下狎歡伯太甚不覺酩酊睡去有頃聞笑語聲見一絳衣山人來顧予曰馮生醉耶可與共游山矣乃招予遊爲前導導至一山下烟霞迴旋翠微開豁問其名曰無懷山也山勢遠望之杳不可攀然無巉巖陡巀乘輿坦然遊之亦無盤桓逶迤狀山中人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舉瀟洒無雜慮不解世人奔波態亦無官府車馬之擾問其功名富貴皆不答迤邐絕頂振衣四顧窈乎其空萬有也茫乎其齊物我也侗乎其似嬰兒也渾乎疑混沌之未鑿也湛乎又如在洞庭也浩乎果夷猶其難去也予乃引山人手摺其掌嘆曰美哉山乎不至是幾虛此生矣然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山中仙爲誰山人曰此漢壺仙所居也昔壺公賣藥每懸空壺於肆頭日暮輒飛入壺中乃今收陶淵明阮嗣宗劉伯倫李太白石曼卿諸君皆入壺中矣予笑曰壺中天如是邪俟歸語人世當共享太平矣山人曰夫世人齷齪無足語者子語之如癡人前說夢矣予乃大笑忽索衣驚寤果頹然一夢也因憑几嘆曰夫予愛酒遽入仙境耶豈神之所會抑意之所適耶我夢山人耶山人夢我耶王無功稱醉鄉多酒仙豈即此壺中仙耶抑古有無懷氏因此得名耶夫人生斯世得失蕉鹿也窮通邯鄲也功名富貴大槐安國也順受之而已故雖終日飲酒亦歸之夢作

酒餘第五

昔韓昌黎醉贈張祕書曰。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不解文字飲。但能醉紅裙。杜少陵稱太白。則曰李白一斗詩百篇。則知酒不貴俗飲。詩者酒之餘也。故達人逸士。酒後耳熱揮毫。濡素動成篇什。今取其有關於酒者。錄之如左。其賞奇之一助云。作酒餘第五。

飲酒四首　陶淵明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有客常同止。趨舍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酣中客。日暮燭當秉。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羲農去我久。與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成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獨酌 李太白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賢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飲中趣勿爲醒者傳

將進酒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把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傾耳聽鍾鼓玉帛豈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賢聖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懽謔主人何用言少錢且須沽酒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消萬古愁

襄陽歌

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䍦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傍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發醅此江若變作春酒壘曲麴便築糟丘臺金鞍駿馬喚小妾笑坐金鞍歌落梅車傍側挂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中嘆黃犬何如月下傾金罍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生莓苔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

能爲之哀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鐺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雲雨今安在江水東流猿夜聲

將進酒 李賀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眞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墳上土

獨酌謠

獨酌謠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不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一傾瓢生涯本漫漫用意暫超超再酌矜許史三酌傲松喬頻煩三五盞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蓼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本逍遙寄語號奴俗毋乃大塵囂

飲酒凡三首 秦觀

我觀世間人無如醉中眞虛空爲消隕況乃百憂身惜哉知此晚坐令華髮新聖人難驟得得且致賢人左手持蟹螯舉觴屬雲漢天生此神物爲我洗憂患山川同恍惚魚鳥共蕭散客至壺口傾欲去不容間客復南方來酌我一甌茗我酌初不啜強啜且復醒既鑿混沌竅遂出華胥境操戈逐儒坐舉觴遠酩酊

敍飲 柳宗元

買小丘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

乃置鑒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棁。懽忭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歡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糺逖以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舍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作飲敍以貽後人。

蘇子瞻

醉落魄

醉醒醒醉。憑君會滋味。濃斟琥珀香浮蟻。一到愁腸。別有陽春意。○須將幕席爲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從他落魄陶陶。裏猶勝醒醒惹得閑憔悴。

秦觀

飲酒口號

美酒忘憂之物。光陰過隙之駒。不稱人心十事。常居八九。得開笑口一月。亦無二三。莫思身外無窮。且覩尊前見在。功名富貴。何異楚人之弓。城郭人民。問取遼東之鶴。付與香鈿畫鼓。盡懽美景良辰。欲奏長謠。聊陳短韻。平原居士今無影。鸚鵡洲空誰舉杯。猶有漁陽摻撾鼓爲君醉後作輕雷。

中酒

宋大素

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靜嫌鸚鵡鬧。渴憶荔枝香。病與慵相續。心和夢尚狂。從今改題品。不號醉爲鄉。

與黃聞善論酒中三昧詩　黃魯直

黃聞善名友聞。此篇大概以聞善與柳氏兄弟杯酒相失。爲開廣之詩。卽所謂江西體也。

身入醉鄉無畔岸。心與歡伯爲友朋。更闌罵坐客星散。過午未蘇髮鬅髻。

未嘗頃刻可忘酒。無有一日不吟詩。詩狂克念作酒聖。意態忽如年少時。

郡猪過飲尙可醉。抆手撩蠭庸何傷。柳家兄弟大迫窄。狂藥不容人發狂。

莫作器號驚四鄰。蠭中有地可藏身。淵明醉握遠公手。大笑絕倒人不嗔。

阮籍醉睡不論婚。劉伶雞肋避尊拳。至今凜凜有生氣。飲酒眞成不愧天。

公擇醉面桃花紅。人百忤之無慍容。辛老夜闌傾數斗。焚香默坐日生東。

推床破面帳觸人。作無義語驚四鄰。尊中懽伯笑爾輩。我本和氣如三春。

陶令舍中有名酒。無日不爲老父傾。四坐歡忻觀酒德。一燈明滅又詩成。

阮籍劉伶智如海。人間有道作糟丘。酒中無諍眞三昧。便要稽康輸一籌。

獨酌　杜子美

步屧深林晚。開尊獨酌遲。仰蜂黏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慚眞隱。幽偏自得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仰蜂行蟻蓋酌時所見如此。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何處難忘酒　白樂天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敍平生。

（逆旅窮交）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爲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老境病寒）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歔欷襟收涕淚。蹴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都門送別）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報書逢驛騎。賀榜出都門。半面瘴煙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計可招魂。

（逐臣遇赦）

不如來飲酒

莫作商人去。恓惶君未諳。雪霜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年。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醄醄。

（招商人）

莫事長征去。辛苦難具諳。何曾書麟閣。祇是老轅門。蠛蠓衣中物。刀鎗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招征夫）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鬬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焦爲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招雲路）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且滅心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臥醉醄醄。

（招塵勞）

把酒思閑事。二首。前一首言竊窮之人。不可無酒也。後一首言得志之人。酒後有所不能自已也。一以憐。一以戒也。

把酒思閑事。春愁誰最深。乞錢羈客面。落第舉人心。月下低眉立。燈前抱膝吟。憑君勸一醉。勝與萬黃金。

把酒思閑事。春嬌何客多。試鞍新白馬。弄鏡小青娥。掌上初教舞。花頭欲接歌。憑君勸一醉。勸了又如何。

醉中作　陸放翁

宦遊三十載。舉步亦看人。愛酒官長罵。近花丞相嗔。湖山今入手。風月始關心。少吐胸中氣。從教白髮新。

小飲梅花下作

脫巾莫嘆髮成絲。六十年間萬首詩。排日醉過梅落後。通霄吟到雪殘時。偶容死後寧非幸。自乞歸耕已恨遲。青史滿前閑卽讀。幾人爲我作耆龜。

小圃獨酌

少年裘馬競豪華。豈料今爲老圃家。數點霏微杜公兩。兩叢閑淡女郎花。詩成枕上常難記。酒滿街頭却

易賒自笑爾來能解事只將獨醉作生涯

對酒

老子不堪塵世勞且當痛飲賦離騷此身幸已免虎口有手但能持蟹螯牛角掛書何足問虎頭食肉亦非豪天寒欲與人同醉安得長江化濁醪

醉中自贈

富貴猶宜早退休一生齟齬更何求賦形未至欠壬甲語命寧須憎斗牛栗里收身貧亦樂平陵埋骨死無憂狂歌醉舞眞當勉剩折梅花插滿頭

嘗酒德聽歌招客 白樂天

一甕香醪新插籔雙鬟小妓薄能謳管絃漸好新教得羅綺雖貧免外求世上貪忙不覺苦人間除醉却須愁不知此事君知否君若知時從我遊

長齋月滿攜酒先與夢得對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戲贈夢得

齋公前日滿三旬酒榼今朝一拂塵乘興還同訪戴客解醒仍對姓劉人病心湯沃寒灰活老面花生枯木春若怕平原怪先醉知君未慣吐車茵

橋亭卯飲

卯時偶飲齋時臥林下高橋橋上亭松影過窗眠始覺竹風吹面醉初醒就荷葉上包魚鮓當石渠中洗

酒瓶生計悠悠身兀兀甘從妻喚作劉伶

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詩以戲之　蘇子瞻

孟嘉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騷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撫掌吾孫還有獨醒時方回云全用孟徐二人飲酒事以其泉下有靈却笑厥孫不飲善滑稽也

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

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知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令分尷北餉春耕

郡中禁私釀嚴甚戲作　明曾棨

結交歡伯無他長小槽竊比顧建康此身忽墮禁酒國何路得到無何鄉官酤快甚夏酌水齊釀恢於冬飲湯客來且復置是事北焙薦椀春風香元注時碧上送新茗

中酒詩　明張傑

一枕春寒擁翠裘猷呼侍女爲扶頭身如司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舊隸步兵今作敵故交從事却成讐淹淹細憶宵來事記得歸時月滿樓

招胥歡伯心園卷　無懷山人

歡伯汝來小子無聊欲共開顏想絕交一書今成孟浪饋情數載空老殘編往事皆非虛名全未璧水秋

風不任寒。快收拾甕頭睡處。與子盤桓。○舊惡不許拳拳。要買個人稱李謫仙。況百年一瞬。何其容易。五經三雅。不害留連。掌上休空。河清誰俟。點檢餘囊。尚有錢從今後。追隨左右。娛此便便。

贈胥歡伯　無懷山人

先生名在華胥譜。先生眷在洞庭中。萬事遮莫風雷起。一笑能排天地空。時復中之半床病。何以文爲兩鬢蓬。三萬六千反掌事。教人翻咤獨醒翁。

愼酒言箴　無懷山人

昔人謂晉人嗜酒。予謂晉人非嗜酒也。以避禍也。有所託而逃也。故阮嗣宗猖狂自恣。而飲酒時。絕口不論人過。稽叔夜深服之。劉伯倫史亦稱其潛默少言。顏延之五君咏曰。劉伶善閉關。噴嘖孰謂晉人嗜酒爲酒徒哉。人有恆言。醉時語。是醒時語。故醉中或有所欲言。則當懼有言過。卽爲括囊艮輔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違。則向言或有不違。然則能不言爲全違矣。謝詘知此意。則指其弟淪之口曰。此中惟宜飲酒。梅聖俞知此意。乃醉輒高火手。而語彌溫謹。至曹相國楊諫議二公。豈惟已不言。且使人亦莫之得言。但飲酒而已。尤若茲。則何必因酒。是於天獄。焚醉月於秦坑也哉。爲之箴曰。

飲者之言。有可不可。何如不言。全得其可。

論酒至酒餘無餘論矣而復曰酒考者何酒小說也故酒中一事不知爲飲者羞用是漫集舊聞以廣談柄使好事君子或有考焉作酒考第六

有虞氏之樽曰秦樽夏后氏之樽曰山罍商曰斿周以罍

明堂注曰夏以璉商以斿周以罍

酒有材株稻是也酒有母麴糵是也酒有成湛熾腥熟毋有差貸是也

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禹惡旨酒卽此

少康始作黍酒

杜康作酒以酉日死故今云酉不會客

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麴朽也鬱之使生衣朽敗也糵缺也漬麥覆之使生芽缺也

醁酒母也醴酒一宿熟也醪汁滓酒也酎三重之酒也醨薄酒也醑酤酒也（醁音途醑音縮）

酒之清者曰驟清而甜者曰醥濁者曰醴亦曰醴濁而微清曰醆厚者曰醇亦曰醹重釀者曰酎三重釀者曰酎薄者曰醨甜而一宿熟者曰醴美者曰醑苦者曰醨紅者曰醍綠者曰醹白者曰醝

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爲酒麴陰也先漬麴後入黍故曰陽相感皆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凡物陰陽相感非惟作酒

今人祭祀祝文必曰醴齊本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名泛齊二曰醴齊三

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沉齊醴禮也釀之一宿而成禮有酒味而已如今甜酒是也以節度作之故曰齊周禮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有事而釀之酒也如今之醳酒也醳酒久釀酉澤也二曰昔酒久酒也今之舊醳也三曰清酒今之冬釀夏成者也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驅齊顏色均柔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古人席地而坐故脫屨

金罍者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列爲雲雷之象取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詩曰我姑酌彼金罍

尊古酒器所謂犧尊象尊着尊壺尊泰尊山尊六尊也從木者後人所加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瓶一石曰壺

飛觴舉白皆酒器兩樽爲朋

羽觴見王右軍蘭亭序云羽觴隨波

瓶小而罍大故曰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今人會酒投刺必曰卜吉本桓公樂飲以火繼之敬仲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酒曰狂藥裴楷謂石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甘肅稱酒泉以地有清池其味若酒

酒令。其來最遠。詩曰。既立之監。或佐之史。監視也。史。令者也。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飲一經程。漢呂后宴羣臣。令劉章爲酒史。章請以軍法行酒。皆此意。

古者酒令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擒白波賊如席捲。故酒席言之。以快人意。

楊君謙蘇談云。常熟酒令。至爲嚴酷。杯中餘瀝。有一滴。則罰一杯。若至四滴。亦罰如其數。人惟酒錄事是聽。不敢辭也。又其爲例頗多。如不說後語。及落臺說話不檢舉。飲不如法。皆有罰。罰而辨者爲擾。令亦有罰。必滿飲。飲復犯令。則復罰。雖十罰十杯。無一恕者。又主令者。初舉酒時。揚杯喝云。如法。而不告以其故。及飲者效之。揚杯則喝曰。不如法。不得不飲。其爲深刻慘酷。殆杯勺中商君矣。

青州從事。謂青州有齊郡。言至臍下。比酒之佳者。平原督郵。謂平原有革縣。言至膈下。比酒之惡者。皆桓溫主簿所別。

酒者天之美祿。出漢書。

酒爲百藥之長。出王莽詔書。

曹魏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

元次山以不飲酒爲惡客。

主酒者曰明府。酒懦爲曠官。謂冷也。酒猛爲苛政。謂酒熱也。今人謂酒熱爲酒大。

祭奠稱絜酒者。徐穉以綿絜漬酒。裹炙鷄。至喪家。故云汚樽杯飲。杯不從木。謂手掬之也。一杯土亦然作杯誤。人常言罰以金谷酒數。金谷石崇園名。在洛陽。一名梓澤。崇嘗與賓客大飲園中。賦詩不成者。罰酒三觴。

飲有酒氣曰醺。昌黎曰。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既。以兕牛角爲之。無兕用木爲兕形。容七升。爵之大者。古者多用爲罰。蘭亭會云。詩不成者各受罰既。元禎爲既。誤事。

醒與醒不同。醒酒病也。故曰五斗解酲。醒酒解也。故曰兀然而醉。恍爾而醒。俱平聲。

人自稱酒。必曰魯酒。謙言薄也。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于楚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者奏之。楚王怒。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酒有和勁。唐子西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世稱酒曰麴生。亦曰麴秀才。唐開元記葉法善居玄眞觀。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措大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笑揖諸公。末席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意此子突入。詞辨如此。豈非妖魅爲惑。俟其復至。密以小劍擊之。應手墜於階下。化爲瓶榼一座。驚懾。遽視乃一瓶醽醁。咸笑飲之。其味甚佳。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汝陽日飲葉靜能。靜能曰。有一生能飲。當今來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進士常持滿飲。以酒五斗而醉倒。乃一瓮耳。

國子監大司成稱祭酒。亦尊長之稱。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賓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曰祭酒。

酒禁。自古至今。大約有三變。禹惡旨酒。及周公酒誥。此是最初禁酒。只是恐人傷德敗性。至漢文帝爲酒脯。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是恐有用爲無用之物。耗米穀而遺民食。已與古意不同。然猶有崇本抑末之心。自桑弘羊榷酒之法起。與往昔大相反。相反不過榷其利爲富國計耳。隋唐皆如此。大率古人惟恐人飲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至王荊公青苗法。散青苗時。多張酒肆。廣爲聲樂。謂之設法。直欲納民於有過之地。又在弘羊之下。

御賜酒曰黃封。東坡曰。上樽白日瀉黃封。

謝酒曰蒙賜家釀。晉劉惔重何次道之爲人。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溫。

酒醉曰軟飽。東坡曰。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

古者交歡多爲博。列子曰。氏設樂飲酒。擊博樓上。其齒以牙飾其箭。長五寸。其數六。刻一頭作鶴形。仙經曰。六鶴齊飛。蓋其名也。宋齊以降。多以樗蒲頭戰酒。骰子之制。亦六鶴齊飛之變也。孔常甫言唐人詩有云。城頭推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鬮爲戲。其來也久。今人謂人糊塗曰。汝喫腦兒酒耶。按唐肅宗張皇后專權。每進酒。常實鳩腦。令人醉而健忘。意或取此。

北僧謂酒般若湯。蓋庾詞以避法禁。

凡飲以一人爲錄事以糾坐人須擇有飲材者材有三謂善令知音大戶也歡候十有三得其時一也賓主久間二也酒醇而主嚴三也非觥籌不謳四也不能令有恥五也方飲不重膳六也不動筵七也錄事貌毅而法峻八也明府不受請謁九也廢賣律十也廢替律十一也不恃酒十二也使使勿歡勿暴十三也不歡之候有九主人客一也賓輕主二也舖陳頓而不敍三也樂生而妓驕四也數易令五也騁牛飲六也迭恢諧七也手相屬八也歡骰子九也

凡酒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古今次酒醉惟淳于髡爲千古絕倡髡說趙却楚齊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麴塵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唐元和初猶用樽杓所以承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鴈柄皆具後官官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卽今之酒

紫也長可尺五而匲容斗餘上鍛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唯漆爲之和靖送李山人云身上祇衣龕面掇馬前長帶古偏提此也

唐長安元日以餘遞飲酒相邀謂之傳生酒近世亦然但曰節酒

宋吳淑事類賦附

燕山居士識

或曰古今談酒德者衆矣亡論稗官小說更僕未易悉數卽金匱石室之藏耳目之所睹記如酒經續酒經諸書子雲陳思諸賦山人俱不及焉意者其采之未至與余曰不然山人自適志耳苟可適志多采何爲夫山人家食人也困踣於窮阨安能盡天下之充棟而積之況所載酒獻諸君皆豪謔放達之士有刺於酒雖知之而故遺耶讀者以意逆志而無求備於百家之言則有味乎其史之也姑以事類賦附聊見大羹之片胾云

魚麗於罶鱷君子有酒旨且有若夫儀狄初制少康造始九投百品之精一宿三重之美既陰陽之相感亦吉凶之所起挹此思柔誦茲反恥則有優韋曜而賜莽爲穆生而置醴定國數石而精明鄭玄一斛而温偉三日僕射百錢阮子陳諫每唱於迴波養性亦澆於蠡隗爾其樂茲在鎬挹此如灑法鄭君之能釀憶劉伶之解醒山濤旣聞於八斗陸納才堪於二升陶侃則過限便止孔顗則彌月不醒文舉嘲曹公之禁簡雍譏先主之刑伐木許許醽酒有蕢傾荒外之樽採海中之樹三雅旣聞於劉表百榼仍傳於子路賞鍾會之不拜美孟嘉之得趣酌此中聖賜之上尊梁武之稱臧盾謝奕之逼桓温行朱虛之軍法醉丞相之後園或投醪而感義或舉杯而殺人謝朏曾聞於指口管仲常憂其棄身飲之孔偕樂此今夕營彼糟丘溺滋窟室子良持鎗以乍進延之據鞍而自適旣營度於五齊亦均調乎六物遺羊祜而弗疑折

張昭而屢屈．嘉皇甫之質厚．鄙王琨之儉嗇．則有眠畢卓之甕．入步兵之廚．飲瀛洲之玉膏．挹南岳之瓊酥．亦聞醉裏遺冠．簪頭加帽．銀鍾之寵思誥．縹醪之賜崔浩．裴粲則勤以獻誠．陰鏗則仁而獲報．逢括頸於消難．見傾家之次道．復聞孔羣喻之糟肉．孫朝積年麴封．顯父之餞百壺．唐堯之舉千鍾．豈顧季鷹之身後．且醉高歡之手中．應彼東風．醒茲狂藥．冬釀兮夏成．汾清兮鄴酌．亦云王瞻三術．酆舒五罪．漢有長樂之儀．吳有釣臺之會．一斗河東之賜．千日中山之醉．蘇微爲之而成疾．慶封爲之而易內．至若老羌之渴．次公之狂．倒山公之接羅．脫相如之鸛鵝．故其成禮而弗繼．以淫無量而不及於亂．唯公榮而不與．獨崔暹而可勸．禮成宴醞．名稱聖賢．湛酒泉而在地．瞻酒旗之麗天．味兼百末．價重千錢．嘗美味於鄱湖．酌不極於青田．復聞敗見宋樽．怪消秦獄．或以青州作號．或以建康爲目．名傳上頓．味稱美祿．阮孚以金貂相換．淵明以葛巾見漉．亦云曲阿既醲．邯鄲被圍．步白楊之野．坐黃菊之籬．高允敗德以爲訓．元忠坐酌而自怡．或取陶陶之樂．或矜抑抑之儀．及夫行車酌醴．鳴鐘舉燧．鋪糟兮歠醨．舉白兮揚觶．高昌洿林之貢．西域蒲桃之味．或以蟹螯俱執．或以彘肩並賜．禮有生禍之語．書著崇飲之旨．鄔原有廢業之憂．范泰述傷生之理．苟忘濡首之戒．將貽腐脅之斃．故三爵以退．而百拜成禮．所以喻之於兵．而譬之於水也．

糖霜譜

王灼撰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糖霜譜

宋 王灼晦叔撰

原委第一

糖霜一名糖冰。福唐、四明、番禺、漢、遂寧有之。獨遂寧爲冠。四郡所產甚微而碎。色淺味薄。纔比遂寧之最下者。凡物以希有難致見珍。故查、梨、橙、柑、荔枝、楊梅四方不盡出。乃貴重於世。若甘蔗所在皆植。所植皆善。非異物也。至結蔗爲霜。則中國之大。止此五郡。又遂寧專美焉。外之夷狄戎蠻。皆有佳蔗。而糖霜無聞。此物理之不可詰也。先是唐大歷間。有僧號鄒和尙。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繖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卽書付紙。繫錢遣驢負至市區。人知爲鄒也。取平直挂物於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窖蔗糖爲霜。利當十倍。吾語女。寧肯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傳其法。糖霜戶近山或望繖山者皆如意。不然。萬方終無成。鄒末年棄而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躡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衆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鄒結茅處。今爲楞嚴院。糖霜戶猶畫鄒像事之。擬文殊云。敷文閣待制蘇公仲虎嘗守遂寧。謂蜀士指眉陽水秀。普慈石秀。乃不知此邦平衍清麗之爲土秀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糖霜之甘擅天下。非土之特秀也歟。

第二

自古食蔗者始爲蔗漿。宋玉作招魂。所謂胹鱉炮羔有柘漿是也。王逸註。柘。諸蔗也。又云柘一作蔗。其後爲蔗餳。孫亮使黃門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是也。其後又爲石蜜。廣志云。蔗餳爲石蜜。南中八郡志。笮甘蔗汁曝成餳。謂之石蜜。本草亦云。煉糖和乳爲石蜜。是也。唐史載太宗遣使至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卽詔揚州上諸蔗柞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按集韻酢笮醯醞通用。而玉篇柞側板切。疑字誤。熬糖瀋作劑。似是今之沙糖也。蔗之技盡於此。不言作霜。然則糖霜非古也。戰國後。論吳蜀方物。如左太沖三都賦。論旨味如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枚乘七發。傅毅七激。崔駰七依。李尤七疑。元鱗七說。張衡七辨。曹植七啓。徐幹七喻。劉邵七華。張協七命。陸機七徵。滿方生七歎。蕭子範七誘。水陸動植之產。搜羅殆盡。未有及此者。歷世詩人。摸奇寫異。不可勝數。亦無一章一句。至本朝元祐間。大蘇公過潤州金山寺。作詩送遂寧僧圓寶。有云。浯江與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盤薦琥珀。何似糖霜美。元符間。黃魯直在戎州作頌。答梓州雍熙光長老寄糖霜。有云。遠寄蔗霜知有味。勝於崔浩水晶鹽。正宗掃地從誰說。我舌猶能及鼻尖。遂寧糖霜見於文字。實於二公。然則糖霜果非古也。吾意四郡所產。亦起近世耳。

第三

徽山在小溪縣涪江東二十里。孤秀可喜。山前後爲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戶十之三。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西蔗。曰芳蔗。本草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所謂崑崙蔗也。紅蔗止堪生嚼。芳蔗可作沙糖。西蔗可作霜。

色淺土人不甚貴杜蔗紫嫩味極厚專用作霜藏種法擇取短者（芽生節間短而多芽則節密）掘坑深二尺闊狹從便斷去尾（則立坑中十蓋之（不倒則雨水入夾葉久必壞）凡蔗田十一月後深耕把摟燥土縱橫摩勞令熟如開渠闊尺餘深尺五兩旁立土壠上元後二月初區種行布相儳灰薄蓋之又蓋土不過二寸清明及端午前後兩次以猪牛糞細和灰薄蓋之蓋土常使露芽六月半再使溷糞餘用前法草不厭數耘土不厭數添但常使露芽候高成叢用大鋤翻壠上土盡蓋十月收刈凡蔗最因地力不可雜他種而今年爲蔗田者明年改種五穀以休地力田有餘者至爲改種三年糖霜成處山下曰禮佛壩五里曰乾灘壩十里曰石溪壩江西與山對望曰鳳臺鎮大率近三百餘家每家多者數十甕少者一二甕山左曰張村曰巷口山後曰靄池曰吳村江西與山對望曰法寶院曰馬鞍山亦近百家然霜成皆中下品（張村屬蓬溪縣鳳臺鎮屬長江縣並山一帶曰白水鎮曰土橋雖多蔗田不能成霜歲壓糖水賣山前諸家

第四

糖霜戶器用曰蔗削如破竹刀而稍輕曰蔗鐮以削蔗闊四寸長尺許勢微彎曰蔗凳如小杌子一角鑿孔立木叉束蔗三五挺閣叉上斜跨凳剉之曰蔗碾駕牛以碾所剉之蔗大硬石爲之高六七尺重千餘斤下以硬石作槽底循環丈餘曰榨斗又名竹袋以壓蔗高四尺編當年慈竹爲之曰榨杵以築蔗入榨斗曰榨盤以安斗類今酒槽底曰榨牀以安盤牀上架巨木下轉軸引索壓之曰漆甕表裏漆以收糖水防津漏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剉如錢上戶削剉至一二十人兩人削供一人剉次入碾

礬闕則春礬訖號曰泊次烝泊烝透出飯入榨取盡糖水投釜煎仍上烝生泊約糖水七分熟權入甕則所烝泊亦堪榨如是煎烝相接事竟歇三日（過期則醾）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餳（十分太稠則成沙脚）噯音插竹偏甕中始正入甕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後別入生水重榨作醋極酸

第五

糖水入甕兩日後甕面如粥文染指視之如細沙上元後結小塊或綴竹梢如粟穗漸次增大如豆至如指節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謂隨果子結實至五月春生夏長之氣已備不復增大乃瀝甕（過初伏不瀝則化爲水下戶急欲前四月瀝）霜雖結糖水猶在瀝甕者戽出糖水取霜瀝乾其竹梢上團枝隨長短剪出就瀝瀝定曝烈日中極乾收甕四周循環連綴生者曰甕鑑顆塊層出如崖洞間鍾乳但側生耳不可遽瀝瀝須就甕曝數日令乾硬徐以鐵鏟分作數片出之凡霜一甕中品色亦自不同堆疊如假山者爲上團枝次之甕鑑次之小顆塊次之（沙脚爲下）紫爲上深琥珀次之淺黃色又次之淺白爲下不以大小尤貴牆壁密排俗號馬齒霜面帶沙脚者刷去之亦有大塊或十斤或二十斤最異者三十斤然中藏沙脚號曰含凡沙霜性易銷化畏陰濕及風遇曝時風吹無傷也收藏法乾大小麥鋪甕底麥上安竹篦密排筍皮盛貯綿絮復篦簸箕覆甕寄遠即瓶底著石灰數小塊隔紙盛貯原封瓶口

第六

糖霜戶治良田種佳蔗利器用謹士作一也而收功每異自耕田至瀝甕殆一年半開甕之日或無錢兩

之獲或數十斤或近百斤有暴富者村俗以卜家道盛衰霜全不結賣糖水與自熬沙糖猶取善價於本柄亦未甚損也其得糖者水或餘半亦以賣或自熬沙糖惟全甕沙脚者水耗十之九春中先瀝甕曝乾少緩則化爲水宣和初宰相王黼創應奉司遂寧常貢外歲進糖霜數千斤是時所產益奇牆壁或方寸應奉司罷不再見豈天出珍異不爲凡庶設乎然當時州縣因之大擾敗本業者居半至今未復又有巧營利者破荻竹編狻猊燈毬狀投糖水甕中霜或就結比常霜益數倍之直第不能必其成又懼州縣強索無以應矣近歲不作

第七

本草稱甘蔗消痰止渴除心煩熱今糖霜亦如之然沙糖招痰飲殊不可曉也有作湯者作餅者幷附其法對金湯糖霜乾山藥等分細研鳳髓湯糖霜乾蓮子乾山藥等分細研內蓮子去赤皮妙香湯糖霜一斤細研別研吳氏龍涎香七分餅和之糖霜餅不以斤兩細研劈松子或胡桃肉研和勻如酥蜜食模脫成模方圓雕花各隨意口不過寸研糖霜必擇顆塊者沙脚卽膠粘不堪用

范蔚宗作香譜蔡君謨作荔支茶兩譜皆極盡物理舉世皆以爲當晦叔作糖霜譜余聞之且久偶獲七篇盡讀於大慈之方丈院將見與范蔡之文並馳而爭先矣紹興三十四年甲戌季春初六臥雲菴守元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酒史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